# 探索淫妇的直肠

「这真的太夸张了！」哲安猛力地拍了一下早餐桌，接着便读起报纸上的某则新闻：「一位高中女

教官怀孕生子，丈夫怎么看都觉得不是自己的种，跑去验了ＤＮＡ，发现果然不是自己的小孩，一状把

妻子告上法院。老婆在法庭上才坦承，有天跟老公吵架，一个人跑去公园散心，碰到一个男人来搭讪，

赌气下便跟对方到公厕里发生关系，才怀了这个孩子。」哲安放下报纸，带着世界末日般的沮丧表情叹

了口气：「这社会真的变了，连女教官都……」我啜着手中的咖啡：「也许她是想掩护孩子的亲生父亲

身份，才编出来这个故事的吧！」「可能性不高吧？在法庭上乱编故事可是犯了伪证罪。」「女人欲望

来的时侯，连自己都挡不住。」我随口应付的说着，放下咖啡杯抬起头来，发现坐在对面的哲安正意味

深长的盯着我：「是吗？」我这才意会到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微微羞红了脸，别过头去不敢看他。

透过厨房的窗户望着哲安的车驶出社区大门，我对他挥挥手，低头继续洗水槽里的杯盘，「女人欲

望来的时侯……女人欲望来的时侯……」我在心里不断重着这句话，没来由的那段往事又重新据了我的

脑海。

那是七年前，我才１８岁，刚考上北部一所私立大学，并不富裕的父母面对我的学费已经是眉头深

锁了，对於住宿品质当然就不能再要求什么。

父亲开着借来的小货车，载着我和全部的行李，在新庄市从下午绕到晚上，好不容易才在一处有点

偏僻的山上找到了一间便宜的雅房，那是个陈旧独栋的五楼公寓，四周看不到其它建筑，彷全世界荒凉

的只剩下这一房舍。五楼的屋主在顶楼天台上加盖了两个独立的房间，房租连水电一个月只要一千五。

老爸和房东签了租约，无奈的对我苦笑了一下。转过身来，我打量着这个要和自己未来共处四年的地方。

其实还不算太差，我租的是靠楼梯口的这个房间，房间虽然不大，但书桌、衣柜和床铺一应俱全，

可能是刚盖好没多久，或者也有可能是地方太偏僻找到不到房客，墙壁和俱都保持得很乾净。

天台上剩余的空间很大，一侧是共用的卫浴，在浴室旁边有洗衣机也有晒衣服的地方，靠着外墙的

另一头除了有几个盆栽外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白色沙滩椅，看出去便是整个大台北盆地的美丽夜景。

我心满意足的回头对老爸笑了笑，房东帮着老爸把我的行李搬了上来，老爸再三道谢后还要房东帮

忙多照顾他这个离乡背景的宝贝女儿。一直到我送老爸离开时，我们都忘了问隔壁那个房间的情况。

第二天，我到山下逛了一圈认识环境，在路边的小店里吃了顿简单的午餐，又到书局里吹了会儿冷

气，慢慢逛回山上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心中正苦恼着以后交通问题要如何解决。

走到楼梯口掏出钥匙，一打开顶楼天台的铁门，我就看到了那个男人，沙滩椅摊开在天台中央，一

个男人就这么大剌剌地正面仰躺在阳光下，双脚朝着铁门的方向，赤裸着全身黝黑壮硕的肌肉，只穿着

一件雪白色的低腰三角内裤。

对方头歪在一边好像是睡得很沉，并没被铁门开启的声音吵醒，依然保持同样大字型的姿势仰躺在

沙滩椅上。

我羞红了脸偷偷瞄着这个应该在游泳池畔才会出现的画面，眼神不能自主地顺着他那宽阔厚实的胸

肌，移到六块壁垒分明的腹肌，最后聚焦在那两只粗壮的大腿之间，他身上唯一的那件紧窄的白色内裤

上。

我虽然从没交过男朋友，但从部份书籍和一些杂志的介绍里了解到，男人睡着时多少都会有生理反

应。

要命的是熟睡中的他刚好就正在反应期间，白色的裤裆处隆起一大包巨大的帐蓬，把连住裤裆细细

的布条拉撑得几乎要断掉似的，单薄的布料让帐蓬上明显地凸印出男性性徵的形状。

不曾直接面对男性器官的我看着那男人健美的身材和巨大的亢奋，只觉得自己脸上的羞红逐渐往下

漫延到全身，狂乱的心跳声中一股温热慢慢集中到了小腹下方，两腿间湿润的几乎无法站立。

我赶忙转身走到自己房门前，正要开门却一个不小心，整串钥匙从颤抖的手中滑落，「匡」一声掉

在门前的地板上，只见男人睁开惺忪的睡眼，抬头看了看身前这位满脸晕红蹲下来捡钥匙的少女。

面对面我才看清楚男人的长相，平头短发下深刻的五官。如果不是原住民，那就应该是菲律宾或印

尼来的，我胡乱猜测着。

男人什么话也没说，躺平回沙滩椅上，好像这样把身体裸露在陌生的异性面前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

事，根本无需遮掩甚至是说声抱歉什么的。

我压着胸口的心跳，赶忙躲进了房间，等到脸上的红晕消退后我才发现，全身都是汗水，私处的黏

液更是让身上的内裤湿了一大片，再加上烈阳下的顶楼加盖；房间里闷热得像烤箱一样。

我打开窗户透了透空气，看看窗外的视野，确定没人能窥探到房里的景像之后，我脱光了衣服享受

了一下窗外吹进来的微风，随手从昨天刚整理好的衣柜里找出一套内衣裤来换，想了想又觉得应该先去

个凉把身体洗乾净再穿。

虽然浴室在外面，但邻居都这么大方了，我又何必一定要衣冠整齐？下定决心后我围上浴巾，开了

个门缝偷看一下外面，我想先确定一下那男人是否还沉睡着。

天台上只剩下一张空着的沙滩椅，「太棒了！」我想，他一定是回房去了。

走出房间还没走到浴室门口，却已经听到里面的水声，我的心又狂跳起来，不能自制地悄悄走到浴

室门前。

浴室门半掩着并没完全关上，我靠了过去，他全身赤裸背对着我站在莲蓬头喷洒的水花下面，宽阔

的背肌下结实的腰线，接着是男人紧翘饱满的臀部。我意乱情迷地偷看着这具完美的背影，眼睛无法离

开那水花流过的圆润臀肌，完全忘了少女该有的矜持。

男人背对着门口了一会儿水，忽然转头拿取放在旁边的洗发精，瞄到门缝外那个只围条浴巾双颊晕

红的少女，他盯着我看了看，从水花中伸出手来把我拉了进去……接下来的过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唯

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水花中把赤裸的我推靠到墙上，曲起我的双腿盘住他的腰。他强壮的双臂抱着腾在

半空中的我，低头舔吮我的乳房，同时把硬挺的阴茎顶进了我早已湿润的身体，撕裂的痛楚加上令人窒

息的快感，我的第一次就这样给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接下来的整个八月，我们始终都是在白天相遇，一碰面就是急着脱掉彼此的衣裳，在明亮的光线中

尽情享用对方的肉体。他用粗大的阳具努力探索着我的私密，把我带上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最后伴随着

我狂泄的淫液，射精在我幼嫩的阴道里。

楼下的住户们从不曾上来顶楼过，我们也就顺理成章把顶楼的铁门栓上，整个天台变成我俩专属的

享乐国度，在浴室里、他床上、我床上，甚至是光天化日的沙滩椅上，除了喘息和呻吟，彼此之间没有

任何语言上的对话，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反而是从房东那儿知道了一点他的身份：「那是个印

尼外劳，在附近的木材工厂上大夜班……」九月开学了，我才发觉平常都很正常的生理期这次迟到了，

我惊慌得乱了一切。

下了课回到顶楼小屋里，刚睡醒的印尼男人完全不能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笑着抱住了我又一次重

同样的行为，把他浓烈的欲望发泄在我湿滑的体内，从高潮平复下来后，我抱着他满是汗水的粗壮身体，

终於无法自禁地哭了出来。

无助的我只能决定去把孩子拿掉，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进行。班上那个坐在我后面的男同学察觉到我

隐藏在笑容底下的忧虑，一周后这个长相斯文、名叫哲安的男生扶着我走进那家妇产科诊所。

哲安家境很优渥，手术费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困扰。很快地，我悄悄搬离了山上那个顶楼加盖的房

间，住进哲安那间位於学校旁边，漂亮的电梯套房，我们成了同学眼里羡慕的班对。

和那个男人不同，哲安的身体白皙瘦弱，床上的哲安平淡得有点无味，他对於性似乎也不太热衷，

偶尔行动也是两三分钟草草收场，他总是用着最传统的姿势，压在我身上抽插着迅速射精。

我开始学着假装高潮来维护哲安的自尊，事后再躲到浴室里自己用手指解决剩余的欲望。我想唯一

让我留在哲安身边的理由，是他对我真的很好，不但满足我一切物质上的需求，甚至体贴到从没过问那

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於是大学四年到毕业……哲安去当兵……哲安退伍……我们走入礼堂……一转眼就这样过了七年，

我们卧室里的激情也越来越少见，少到我几乎忘了性爱是怎么一回事。加上近来哲安的公事繁忙，每天

都忙到三更半夜才能回家，他甚至已经两个多月没碰过我了。

直到今天藉着报上那段新闻，我才忽然想起当初那个每天带给我一波又一波高潮的男人，是啊，女

人欲望来的时侯，连自己都挡不住。闭上眼睛，我又回到了那个天台上的浴室门前，水花中那个壮硕男

人再一次向我伸出他的手……「铃……」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把我从湿热的回忆中拉回到现实里。

接起电话，是娟打来的，娟是我们大学的同学，她笑着怪我怎么那么久没有跟她们几个姐妹连络，

「我知道啦，一定是两口子成天躲在房间里吼，难道大学四年还没享受够吗？」她戏谑般地说着，我只

能拿着话筒苦笑。

最后她说她们几个老同学，星期六要去新竹内湾踏青，她要我跟哲安务必出席：「出来晒晒太阳啦！

不要两个人躲在房里比美白……」我告诉她，哲安最近公司忙得脱不开身，「那你呢？不管啦……他没

空，至少你一定要来，星期六早上八点我们去你家接你，就这么说定了！」娟一副不容反驳的口吻，说

完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午夜十二点多，哲安才回到家里，我跟他提了一下娟的来电，他抬着疲惫的眼神看着我：「嗯，你

跟她们出去走走也好。」然后翻过身子就睡着了，再一次我被遗忘在双人床的另一端……从新竹回来已

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几个大女生在内湾山上骑了一天的自行车疯来疯去，在休息站吃完晚餐后，我已经

累得只想赶快回去泡个舒适的热水澡。

娟原车把我送到家门口，等她开走以后，我一转身，忽然发觉自己从胯骨一直到膝盖，整个左大腿

酸麻得完全失去力气，一跤跌坐在地上。我想大概是运动过量伤到腿筋了，赶忙打手机给哲安求救，「

这个用户目前收不到讯号，请稍后再拨。」电话里只传来冰冷的录音。

我叹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被丈夫遗弃了似的。撑着酸痛的左腿，我一跛一跛的走到路边，

拦了辆计程车，请他载我到最近的医院。

1 司机问清楚我的状况：「这去医院没用啦！西医只会开止痛药给你吃，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国术馆

治疗筋骨很有效……」我「哦」了一声，强忍着疼痛点了点头。

国术馆开在巷弄里，门面不大，倒是整理得很乾净。我下车时才发现腿已经不大痛了，但想想都来

了，进去看看也无妨。

柜台里面迎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师傅，我抬头一看差点以为是遇到了他――那个顶楼加盖的印尼男

人。

师傅穿着一件单薄的背心，背心上印着「香山某某堂」的字样，露出同样黝黑壮硕的肌肉；下半身

是一条白色的功夫裤，身材和肤色都几乎跟那个印尼男人一模一样，也一样留着平头，唯一的差异只有

五官，看得出来这是个台湾人。

他张嘴是中气浑厚的声音：「小姐，怎么了吗？」我说自己刚刚腿痛得受不了，也把今天的情况大

致说了一下，他便把我引到里面的诊疗室去。

那是个用木板隔起的房间，一个柜子和矮桌上放满瓶瓶罐罐的草药膏，旁边挂着一大张的人体穴道

图，对面墙上贴着整片的镜子，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皮面的诊疗床和一个矮凳，还有几样我不懂的大小器

材。

他先在诊疗床上铺好纸床单，再请我坐下，他在我左大腿上测试性的按压了几个穴道，有的没什么

疼痛，有的却让我酸麻到几乎叫了出来。

他拍了拍我的腿：「只是肌肉疲劳，不会很严重啦！等等帮你热敷一下，再擦点药酒就好了。」他

大概从我胯骨到膝盖这么比划了一下，有点为难的看着我身上的牛仔裤：「能够麻烦你把长裤脱掉吗？」

「哦……」我心跳了一下，想想不脱应该也没办法涂药，便站起来低着头解开皮带……等到裤腰滑落到

大腿时，我看到自己今天穿的内裤，霎时羞红了脸：

「完了！今天穿的是小丁！」可是已经脱到这样了，总不好再拉回去，一咬牙，我的牛仔裤就这么

滑落到脚旁，还好这件丁字裤的布料不会太透明。

师傅推了一架像座灯似的器材过来：「来，请趴着。」「什么！还要趴着？」不过想想这样也好，

至少避开只穿一条丁字裤面对他的尴尬。我抱持着这种鸵鸟般的心态在诊疗床上趴好，把害羞的念头深

深埋进诊疗床上的枕头里。

他倒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只用手调整了一下我大腿的位置：「放轻松。」他把我的左腿向外拉到

床沿，这下我变成两腿分开趴卧在床上，只除了股沟里那条细布挡住女人最私密的部位外，整个下半身

从臀部到脚趾全暴露在他眼前，还好我总习惯把耻毛剃得很乾净，要不然肯定跑出来见人了。

他把电源开关打开，很快地，一股热力便传达到我的左大腿上：「这是红外线，如果太烫再跟我说。 」

「嗯。」我羞得不敢抬起头来，努力想要找些什么话说来化解自己的尴尬，我埋在枕头里挤出一点声音

：「嗯……这要照多久？」「要半个小时哦！」他很轻松的说着。

「半小时？不行！这样我肯定会睡着。」我不敢想像自己穿着丁字裤趴在这里睡着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这里有什么杂志可以看吗？」「杂志？没有耶！」他笑了起来：「你如果怕无聊的话，看要

不要顺便做个推拿。」「推拿？好啊！」想想自己刚好也累了一天。

「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油。」他走了出去。

我听见他把外头店门锁上的声音，忽然想到他说的「拿油」，「难道是要用油推？那不就连衣服都

要脱了？」我忐忑不安地想着。

果然他拿着两大瓶婴儿油回来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拉起我的Ｔ恤：「来，把上衣脱了。」想想反正

连臀部都见人了，我停止心中的挣扎，抬起上身让他拉掉我的上衣，再趴回床上。我里面穿着件无肩带

的胸罩，「就当作是在海边吧！」我这么安慰着自己。

他把矮凳搬到床边坐了下来问我：「这件可以也脱掉吗？这样背部推油比较方便。」他碰触着我胸

罩的背扣，我只好「嗯」了一声，他便解开了背扣，胸罩的背带从两侧滑下来。

原以为这样就好，没想到他忽然伸手抬起了我的前胸，把压在我身体下的胸罩整件抽走，这下趴在

床上的我身上就只剩下一件性感的丁字裤了。我羞得转过头去，这才发现墙壁上的镜子映照出诊疗室里

完整的景像，一个皮肤白皙的漂亮女人近乎全裸地趴在诊疗床上，只有腰间一条细细的布料显示着她还

保有最后的隐私。

那个坐在床边穿着背心的健美猛男倒是没乱瞄眼前的美景，只是专注地拿起婴儿油，转开瓶盖，接

着黏滑的液体便从我背脊上倒了下来。

厚实的手掌贴上我的身体，很仔细地把婴儿油涂满我整个肩膀和背部，他先试试按捏我的脖子：「

会不会太重？」我羞得只能用摇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接着他便抿着嘴唇开始专心工作起来，两手按捏

我的颈部和肩膀的穴位。

等我完全放松后，他又往我背上倒了更多油，开始用手掌顺着我的脊椎推到我的腰际，再往回拉到

我的肩膀。每一次来回，他的手掌都往两侧移出去一些，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掌越来越往我身体的两边游

移，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

最后在他小指碰触到我乳房边缘时，他改变方式，开始用手指按压我涂满润滑油夜的后背。现在变

成由下往上，他从我腰际按起，手指像律动的音符一般在我背部往肩膀的方向移动，一直按到肩膀后，

再回到腰际，每来回一趟，手指的力道就更放轻一些。

到了最后，他的手指已经变成若有似无般地在我肌肤上轻轻滑过了。他不断来回这么抚弄着我整个

后背部，我只觉得身体发热、皮肤泛红，阵阵快感随着他手指的动作直冲下体，两腿间那条细布很快地

变得湿润黏腻了。

背部按完后，他用手掌接着开始往下推了，当碰到我丁字裤的细腰带时，似乎觉得有点不妥地停了

下来，拉着那条带子说：「这件也脱掉好吗？不然等等会沾到油哦！」我已经羞得无法言语了，只能微

微抬高臀部，任由他拉着那条细腰带把我的丁字裤整件脱了下来。我相信他一定看到我裆布上那块湿黏

的痕迹了。

他低头关掉电源开关；把红外线灯从床边移走，再回到床边拿起油往我赤裸的身体倒了下来。温热

的油液从我的臀部一直往下淋到两只小腿，他温热的手掌按了上来，很轻柔的帮我把下半身的油液涂散

开来。

他很小心地避开了中间部位，手掌只在外侧活动着，仔细地揉过我左半片的臀肉后，再往下一路按

压我的左腿，然后换右半边。

等到右边小腿按完后，他停下来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好热，我可以擦个汗吗？」密闭的诊疗室里

的确很闷热，我转头看着镜子里的他，整件背心都湿透黏在身上了。我「嗯」了一声，以为他只是要擦

汗而己，没想到他转身走到柜子前拿出一条毛巾，脱掉背心把上身擦乾净后，接着把长裤也脱了。

全身只剩下一条黑色的三角裤，一丝不挂的我根本不敢出声，只能脸红心跳地看着他拿着毛巾擦拭

大腿上的汗液。擦乾净汗水后，他放好毛巾再回过身来，壮硕的肩膀下是两大块胸肌和壁垒分明的腹肌。

他只穿着一件超紧身的黑色低腰子弹内裤，我看到他粗壮的大腿根处那隆起的裤裆，羞得只能把脸

埋回枕头里。

他回到床边又开始用手指点压的方式，一样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从我饱满圆润的臀肉到修长

性感的双腿。他来来回回专注地像是爱怜般的在我油滑的肌肤上轻轻碰触着，我只觉得自己的淫液正从

耻缝里渗漏出来，大腿内侧一片黏腻。

忽然他走到床尾拉着我的双脚，左右张开，然后他爬上诊疗床，在我膝盖间坐了下来。他像是骑马

一样地跨坐在诊疗床上，再把我左右膝盖分别搁在他大腿上，在手掌上倒了些油，开始从膝盖往上按捏

我的大腿内侧。

手掌慢慢向上一直游移到我的大腿根处，我虽然看不到，但也知道自己早已一片湿黏的下体正完整

地呈现在他眼前，只羞得我全身泛红、不断轻喘。

他开始用手指抚弄我大腿内侧，轻柔得已经完全是在挑逗我两腿间的每根神经。他的手指顺着黏滑

的油液一直往上抚弄，在我阴道旁边停住，按压我大腿根处最内侧的穴道，然后又退了回去，他没直接

碰触我最渴望的地方。

这样却让我的欲望高涨到无以复加，我的淫液在他面前不断流泄，我的密缝整个充血张开。他的手

指又滑了回来，还是没碰到我炽热的部位，只是在我密缝两侧流满淫液的皮肤上轻轻抚弄着，我知道他

的手指一定沾到我的汁液了。

我忍不住开始发出呻吟了：「嗯……嗯……喔……」在他眼前轻轻摆动着我光滑无毛的下体。他没

理会我的暗示，还是继续抚弄着，持续的刺激终於让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低着头不知羞耻地张嘴恳求：

「玩我……嗯……求你……」手指很快停了下来，两手抬住我的大腿往左右大大张开，他移动身体坐近

过来，近到我湿黏的下阴几乎能感受到他裤裆的热度。我张开的大腿根部被搁到他跨坐的大腿上，上半

身趴伏在诊疗床上，湿黏的下阴变成空悬在他隆起的裤裆前面，几乎能感受到他的炙热。

润滑的婴儿油这次直接从我股缝间倒了下来，油液顺着股沟往下流动，浸润了我早已湿透的阴部。

左手中指从我尾椎骨顺着股缝按了下来，按进股沟里慢慢滑下，滑过我的肛门……滑到会阴，按压着我

会阴上敏感的穴道，然后又滑回肛门，左手中指就这么在我肛门口上轻轻转动着。

忽然右手也从我耻骨下方覆盖了上来，包覆住在我乾净无毛的下阴……轻轻抚弄了一会儿，手掌退

了开去，只留下右手中指在我密缝周边来回滑动，慢慢滑进我密缝里，逗弄着我湿黏的阴唇和肿涨的阴

蒂「舒服吗？」「舒……服……嗯……」我低声回应着。

他右手中指找到了我的腔口，开始试探性的轻轻捅了一点进来……然后再退出来……再捅一点进来

……「嗯……嗯……玩……我……」快感冲击着我，两腿使力在他眼前不断扭动着臀部，我张开嘴边喘

息边呻吟着。

他的中指开始慢慢插了进来，越插越深……越插越深……整根手指都插进来以后，他微微弓起中指，

在我幼嫩的体腔内那块凸起的Ｇ点上按压着，我魂都像要飞了似的只能不停呻吟：「喔……好舒服……

啊……」中指抽了出去，然后食指跟着中指一起插了进来，他左手移到下面扶着我的耻骨，托高了我的

下体让我趴跪着，并拢右手中指和食指，就这样开始来回抽插我那早已湿透的阴道。

我转头看着镜子里的映像，那个全身赤裸皮肤泛红的性感女人，趴跪在诊疗床上，臀部高高翘起，

两腿曲膝分在左右两侧，把耻部送到那个全身结实肌肉、只穿着一件子弹内裤的猛男眼前；猛男则并拢

手指抽插女人的阴道，挤压着里面的淫液，发出淫秽的汲浦声。

好一会儿，猛男忽然张嘴靠上美女的臀部，用左手分开她两片臀肉，一根又热又湿的舌头就这样舔

上了我的肛门……「嗯……喔……别舔……别舔……人家……那里……」我第一次被男人舔那个污秽的

地方，羞耻得不断挣扎并连声拒绝。但他没理会我的请求，左手牢牢扶着我的臀部，舌头继续不断舔弄

着，我只好全身无力地呻吟着承受那种痕痒的感觉。

舌头在我肛门口舔弄了很久，然后往里面插入，我只觉一个温热柔软的物体挤了进来，然后不断轻

轻来回钻动，伴随被他用手指插弄着的阴道传来的快感上下交攻，「喔……啊……要……要……丢了…

…」我几乎马上就全身颠抖着达到高潮了，淫液像失禁般的喷出我的体腔，我喘着气，全身无力地趴了

下来。

他离开我的身体，下了床，走到我面前低头吻我的唇，又把舌头伸了过来，我张开嘴唇让他用舌头

尽情搅伴着我的口腔，迷的双眼只看见他伸手脱下自己的内裤，粗壮的双腿间硬挺着好大一根阳具，那

尺寸竟是前所未见的粗大。

他耻毛并不多，光滑的阳具又硬又直更显得诱人，他直起身来，大腿往前靠住床沿，把那根又粗又

长的阳具直伸到我面前，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抬起头含了上去，但我性感的小嘴再怎么努力张大，也只

能勉强把他的龟头含了进来。

等我感受到嘴里传来的腥味时，才想起自己也从来没有帮男人口交过。他伸手扶住我的后脑，往前

又挺了挺下身，似乎还想让我多含进去一点，可我嘴里早就塞满得没有半点空间，他不再勉强，从我的

嘴里抽了出来。

此时面前那根头部涎着唾液的阳具似乎又更膨胀了些，彷像是女人手腕一般粗细，长度足足有二十

五公分以上，直挺挺的往上翘着，几乎仰贴在他那八块坚硬的腹肌上。

他挺着那根壮观的武器走到床尾，爬了上来，先把我翻成正面仰躺，再把我双脚抬开往前推，他压

制住我的膝盖，让我下半身呈Ｍ字形，又把枕头拿过来，垫在我臀部下面，让我那湿透的下阴整个凸出

来。

我羞得转过头去不敢看他的脸，却把镜中的影像看得一清二楚，那个长发散乱眼神迷离的赤裸女人

躺在床上喘息着，一对丰满的乳房随着急速的心跳上下波动，带着红潮满是油液的身体正不知羞耻地摊

开在陌生男人面前，那个浑身肌肉满是汗水的陌生男人激动地看着眼前的美景……终於男人硬挺着一根

巨大的阳具压了上来，他先在肉棒上倒了些婴儿油涂抹均匀，又往我充血张开的腔口里倒了更多的油液，

然后他用手把挺翘的阴茎往下压，顶到我的密缝上，他两只手按住我屈折起的膝盖，移动了一下位置让

阴茎对准我的腔口，用力地插了进来。

我只觉得腔口被挤压得不断撑开，似乎撑到快裂掉了，我痛苦地不断挣扎扭动：「痛……痛……会

痛……」可是全身都被壮硕的他牢牢地压制在诊疗床上，根本无法逃脱。

就在我哀号着自己快要承受不住时，巨大的龟头伴随着滑黏的油液猛然挤进来了。「哇啊……」泪

水迸了出来，我张大嘴巴不断喘气，只觉得这一次虽然没有初夜那种撕裂的痛楚，但这种挤压到腔口完

全撑开的感觉更叫人难受，这时才体会到生小孩是什么滋味。

他很体贴的停住不动，低下头来吻着我说：「忍耐一下，后面就会很舒服的了。」安慰了一会儿，

他直起上身，再往阳具根部倒了些婴儿油，润滑的油液顺着阳具流下我的腔口，他也开始慢慢地往里推

送，很温柔但是很坚定。

随着他巨大的龟头逐渐深入，我那早已充血的阴道也不断往里撑开，时间彷冻结住了，我只能张着

嘴拼命呻吟，忍受着这逐渐被贯穿的痛楚和体腔涨满的快感：「喔啊……好痛……好痛……人家裂掉了

……」他坚硬如钢铁般的阳具最后在我的哭号下撑开了我的子宫口，巨大的龟头整个深入到我的子宫里，

我湿淋淋的身体把他那根巨人般的肉棒整个吞了进去。

当他的小腹顶上我的耻骨时，我又高潮了……他停了下来，在我身体正面淋上满满的婴儿油，把油

在我的皮肤上涂抹均匀后，一边抚摸我油滑丰满的乳房，一边低头吸吮着我硬涨的乳头。

慢慢地，我泄了两次的身体终於恢复了知觉，我感觉到那根贯穿我体腔一直到子宫、巨大而坚硬的

肉棒伴随他的呼吸不断搏动着，我体腔里的麻痛退去后，快感越来越强烈，下体不能自主地开始轻轻摆

动，似乎告诉对方她想要更多。

男人感受到了，他开始慢慢往外抽，「嗯……喔……」我低声呻吟着，刚被贯穿的体腔此刻逐渐变

得空虚且无法闭合，流着浓稠的汁液期待着下一回合的填补。

他把阳具只抽出一小部份，然后又慢慢插了回来，再慢慢抽出去……每一次来回都逐渐加大抽插的

速度和幅度。他又吻了我：「舒服吗？」我只能用愉悦的呻吟来回答：「喔……嗯……喔……」专心感

受着阴道壁被巨大龟头来回刮擦的极度快感。

「舒不舒服？」他追问着寻求确定的答案。

「舒……舒服……喔……」「喜不喜我干你？」第一次被男人用这么淫秽的字眼询问，我只能低声

回答：「喜欢……嗯……喔……」「喜欢什么？」「喜……喜欢……你……喔……干我……」「要不要

再用力些？」羞耻的心理加上下体不停传来的快感，我忘情地呻吟着：「要……嗯……我要……」「那

求我，求我用力干你。」「喔……求……求你……用力……干我……」他抓住我的小腿摆上他的肩膀，

再压下来把我身体折成对弯，直到我膝盖被压制到了我乳房的两侧，我湿透的肉缝完全凸出在他身体下

面。他开始凶猛地摆动下身，每一下都把阳具抽出到几乎脱离我的穴口，然后再狠狠地插进我身体的最

深处。

「哇……喔……好深……好猛……」我呻吟着大叫起来。

他喘着气说：「喜欢么……喜欢我这样干你？」「喜欢……对……哦……喜欢……你……这样干我

……」我仰起头来渴求他的吻，他立刻压下来，把舌头也深深插进我嘴里搅动。

「喔……干我……用力……干我……」我两手抓着他粗壮的臂膀，浑身颠抖着，指甲几乎插进他的

肌肤里，阴道里的淫汁像喷射一般伴随着他巨大的阳具抽插不断飞溅出来……这样激烈的交欢持续了二

十几分钟，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看着我浑身瘫软下来，他也停了动作，从我满是液体的阴道里抽出那根巨大的阳具，我的穴口随即

流泄出来一大滩淫水混着油液。他温柔的拍拍我，我抬起头才看见他那根巨人般的阳具依然坚硬直挺着，

虚弱的问了声：「你……还没出来哦？」他笑着摇了摇头：「你休息一下，我去准备点东西，等等帮你

做水疗。」「喔……」我那依然飘浮在半空中的大脑根本无力去理解他的词，只能喘着气答应了一声，

看着浑身油亮肌肉的他挺着一根巨无霸走出诊疗室。

闭上眼睛，我听到脚步声走到隔壁的浴室里，出现桶子接水的声音，我以为他等等是要帮我擦身体，

可是等他回来我睁眼一看，才发现他左手拿着一个空脸盆，右手却提着一桶热水，那根巨人般的阳具依

然坚硬直挺着在他小腹下方。

他把空脸盆放到床尾上，又到柜子里拿了一根很大的管子出来，放进那桶热水里。他走到诊疗床边，

伸手把我抱了起来，翻了个面让我趴跪在床上，压低我的上半身并抬高我的臀部，让我恢复精油推拿最

后阶段时的那个姿势，全身无力的我只能转头从镜子里看他在做什么。

他又爬上床，跪坐到我身后，把脸盆移到我屁股下方，从里面拿出一条热毛巾来很温柔的开始帮我

擦试，「帮我擦身体为何要弄成这么羞耻的姿势？」我满脑子疑惑却无力提问。

接着我就发现，他只是集中在擦我的屁股。他把我的臀部擦过一遍后，毛巾翻了个面，用手指顶着

开始擦我的股沟，擦乾净后他头一靠过来，又张嘴开始舔吮起我的肛门了。

快感马上传达到我的大脑，他那湿热的舌头在我肛门口不断舔弄着，然后再一次，舌头慢慢地顶进

我的肛门里……刚刚经历过三次高潮的我全身正敏感得像是每一根神经都放大了十倍以上，何况是这么

私密的地方正被一个猛男用舌头温柔地舔吮。温热的舌头在我的括约肌里不断钻进钻出，「嗯……喔…

…舔我……」我只能低头呻吟着承受这种异样的快感。

他舔了一会儿，又在我股沟里倒满油液，伸出中指开始慢慢地插进我油滑的肛门里。我从没被肛交

过，但手指整个钻进来时并不会疼痛，相反地还有一种带点儿涨满的快感。

中指在我直肠里探索了一会儿，便抽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一个细细的硬物又插了进来，我张开

眼睛从镜子里看，才发现他刚刚从柜子里拿出来的管子原来是个超大型的注射筒，这时正汲满了温水插

在我的肛门中。我才了解他前面说的「水疗」是什么意思，羞红着把脸埋进枕头里，不敢再看接下来的

画面。

温热的液体开始推进我的直肠里，一开始是很舒服，但等他又补上第二筒温水往里推时，肚子渐渐

涨了，有点想要去大号的感觉。当第二筒的液体全灌进来后，让我小腹涨得难受极了。

「好涨……不要了……求你……」他没理会我的哀求，拔出注射筒又汲满再插回去，温水再继续灌

了进来，饱涨的腹部这时只剩下想喷泄的感觉。

「真的不要了……人家受不了了……」我无助地挣扎扭动着，可是肛门里插着根硬物让我根本不太

敢猛烈挣脱，只好强忍着让他把第三筒温水灌完。

等他把注射筒抽出去时，我只觉得自己的括约肌几乎要失控了，液体正细细地从肛门口流出去。他

本想再汲第四筒，看到我这样便放下注射筒，用左手中指插了进来塞住我的肛门。

我努力强忍着，不愿意在他眼前直接排泄：「让我……喔……让我……去厕所……」他没理我，只

是忽然并拢右手两根指头插进我的阴道，开始来回抽插我那刚喷泄过的体腔，强烈的快感伴随着腹部失

控的涨满让我不断哀号：「喔……停……求你……不……」被这样玩弄了快五分钟，他才把右手手指从

我身体里抽出去，先抓着脸盆凑到我屁眼后方，跟着再把左手中指也从我肛门里抽出来。这下我再也控

制不住，「哇啊……」的哭喊一声，肛门像是开启了的消防栓一样，猛烈地把灌进去的三筒温水连着宿

便全喷泄到脸盆里。

我羞愧到无以交加，低着头不断哭泣，只觉得自己怎么会沦落到在男人眼前表演排泄这种事，但又

不能自制地在液体喷出肛门时感受到巨大的快感。

他看着我抽抽答答的哭泣，安慰地拍拍我的臀部：「放轻松，水疗是很舒服而且很健康的事。」「

其他……女客……呜……也会让你……呜……这么做……吗？」我哭着问他。

他表情忽然严肃起来：「有啊！很多。」「骗……骗人……呜……」他没回应，捧着那个满是秽物

的脸盆到浴室去倒掉。他把脸盆乾净又拿了回来，走到我身边低头吻了我：「不过……我没当你是客人

哦！」「那你……把人家当……什么？」「我只想让你体验女人所有的快乐。」他满脸认真地回答。看

着他诚挚的眼睛和那身壮硕的肌肉，我忽然心疼了起来。

「继续？」他扬扬手中的空脸盆。

「嗯。」我望着他两腿间那根依然硬挺的巨大阳具，羞耻地低下头来……（第四章）於是同样的过

程又一再重，我也不断承受着那种强烈被凌辱般的快感，直到第四次我喷泄出来的液体清澈乾净得没有

半点异味后，他才停止。

把水桶和脸盆都拿去浴室倒乾净，再回到我身后，他爬上床，开始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舔舐我刚刚

历经摧残的肛门，快感伴随着他舌头的动作不断从肛门口漫延开来……漫延到我整个下腹部，我差点以

为自己的直肠也会流出淫水来了。

他舔吮了半天，又在我屁眼上倒了些油，接着便伸出中指插了进去，开始抽插起我的肛门来。「喔

……喔……嗯……」我只能摆动着臀部表达我的感觉，一个猛男这么用心对待女人身上最污秽的地方，

光想就足以让人达到高潮。

那根中指在我肛门里温柔地钻来钻去，接着食指也跟着一起钻了进来，「会不舒服吗？」他小心翼

翼的问我。

「很……舒服……嗯……玩……我……」我只觉得自己颠抖的阴道又开始喷汁了。他专心地扶着我

的臀部，并拢两根手指轻轻地插弄着我的肛门，然后是无名指顶了上来，「喔……」我的叫声变得更大

了。

「放轻松。」在他的安抚下，我的括约肌被慢慢撑开到从未有过的程度，他又往我肛门里倒了些油，

开始用三根手指奸淫着我的肛门……这样插弄了一阵子后，他把手指抽了出去，我虽然看不见，但也感

觉到自己的肛门此时正慢慢地合拢。他又下了床，先到柜子里再拿了根东西出来，又出去到浴室里把那

个注射筒拿回来。

「还要做水疗吗？」我羞红着脸低声问道。他笑着摇了摇头，跪到床后面，把注射筒从油瓶里汲了

半筒的婴儿油，然后插进我的肛门里推了进去，我整个直肠里被灌满了黏滑的油液。

他再拿起另外那根东西，我转头一看，原来是个电动假阳具，尺寸虽然不如他两腿间的那根，但也

比一般正常男人要巨大得多。他把假阳具顶上我满是油液的肛门，开始往里推，「喔……不要……我怕

……」从没肛交过的我不免紧张起来，想想自己今天居然把自己最私密的地方公开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

任凭他不停玩弄，觉得自己实在是羞耻。

「来……放轻松……」假阳具挤过我那已被拓开的括约肌，然后顺着油液慢慢地往里头插进去……

直到肛门外剩下一小截假阳具的尾端后，他转开尾端上的旋钮，那根假阳具开始在我的直肠里震动起来。

那电击般的感受隔着肠壁传达到我的体腔内，我的阴道几乎立刻喷出水来。

「喔……干我！干我！求你……」我淫荡地摇动着臀部，他却没理会我的哀求，只是把假阳具上的

开关越转越强。

最后我整个下腹部都像被电击到一般，快感猛烈地从我的肛门一直冲到子宫去，我不能自禁地大叫

出来，湿黏的穴口不断喷出汁液，把纸床单都搞湿了一大半。

看着我狂泄的下体，他才满意地猛然靠了上来，从后面把他巨大的阳具再次插进我的阴道里，狂插

猛抽起来。「对……干我……就是这样……用力地……干我……」我像只发情的母狗一样趴伏在床上，

翘起圆润湿黏的臀部尽情享受男人的冲刺。

两根巨大的硬物隔着肠壁插在我体内，一根剧烈震动、一根快速抽插，我已经分不出哪一根是真、

哪一根是假了，只觉得整个下半身都要融化了……他扶着我的腰，喘着气问：「喜不喜欢我这样……干

你？」「喜欢……喔……喜欢……」「那以后你天天来……天天来让我干你……」「嗯……好……天天

……来……嗯……干我……」我晃着一头长发，狂乱地喊着，淫汁和油液在我俩接合处飞溅着。

「来这里让我干穴吗？」他又问道。

阴道里的那根大阳具抽插得我心都飞上天了：「嗯……是的……让你……干我……干我……喔……

小穴……」「也让我干屁眼吗？」肛门里那支假阳具震动着我灵魂最深处的欲望：「喔……也让你……

喔……干我……干我屁眼……」「那求我以后天天干你。」「求你……嗯……天天……以后……喔……

都要干我……」「求我干你屁眼。」「求……求你……干……干我屁眼……」高潮推得我只能无耻地诵

着他那些淫秽的字句，完全不在乎字句里的意涵是什么。

他直起身子退出我的阴道，也把肛门里的那根假阳具抽了出去，我只觉得浓稠的液体从上下两个洞

里不断喷泄出来，根本分不出什么是油液，什么是淫水。

我呻吟着转头看着镜子，只见他浑身汗水的肌肉闪闪诱人，一根粗直的大硬挺在两腿间对着我高耸

油亮的臀部，他通红的眼睛紧盯着我的股沟，伸出手来分开我两片臀肉，把那根粗直的阴茎顶了过来，

顶在我的肛门上，他喘着气开始往里挤……从前始终不能接受肛交的我，现在却激动地盯着那根顶在我

股沟里的阴茎，我知道刚刚的痛楚又要重一次了，只不过这次换成我身体另一个入口，而且那个入口从

来没让其他男人进去过。

虽然假阳具已经把我的肛门撑得很开了，但对付他那根更大一号的真阴茎还是很吃力。他那颗巨大

的龟头一开始往里推，我马上觉得一阵强烈被撕裂的痛楚冲上脑门，我的括约肌几乎都像是被扯烂了，

他是还没办法挤进来。

「好痛……好痛……快裂开了……不要了……呜……」泪水从眼眶里喷了出来。

「放松……不要用力……不然你会受伤……」他喘着气再挤了两下，退了出去，拿起油瓶又往我肛

门里倒油，然后再顶上来。他双手牢牢固定住我的臀部，我只好听话地放松我的身体，肛门被越撑越开，

终於他开始慢慢地挤进来了。

「哇……不要……我会死掉……好痛……不要了……求求……求你……」我满脸是泪的挣扎着，他

却只是坚定地抓住我的身体，继续慢慢地推进来。

「啊！求求你！求求你！不要了！我不要了！」我狂乱的大声哭号。

1 如女人拳头般的超大龟头捅进了我的肛门。他停了下来，我只觉得自己的臀部像是整个裂成两半

了，哭着问他：「我是不是……裂了？」他低下头来很仔细地看了一下，「没有吧！」用手指在我肛门

口边上沾了一下被推挤出来的油液，伸到我面前：「你看，没有流血啊！」的确，指头上的液体清澈油

亮，看不到一点暗红色的血丝。

他大概也被我夹得动弹不得：「放松……」我痛苦地说着：「我这样……没办法……放松……真的

……太痛了……」「你屁眼没被男人干过？第一次？」「嗯！」他爱怜地低头吻了吻我的后颈：「那我

们换个姿势试看看。」他伸出手从我腿弯处把我整个抱了起来，直起身像是父亲抱着小女儿尿尿一般把

我抱下床绕到镜子前面，他再转身坐回到床沿，我们这时变成面对着镜子。

我抬起头来看着镜中的自己，全裸的女人晃动着一对丰满的乳房，苗条的细腰上满是油液和汗水，

两只脚左右张开踮在男人粗壮的大腿上，背靠着他厚实的胸膛。

我像是蹲大号一样的蹲在他下体上面，镜子里明显地映照出我那湿亮光滑的穴口和底下被他的阳具

前端插着的肛门。他也盯着镜子里这淫秽的影像欣赏，我们的眼神在镜子里交会，我羞得转过头去不敢

再看。

的确这种姿势比较能让整个直肠完全松开，疼痛感减轻许多。我想起报纸上健康专栏里的建议：「

女生习惯便秘，坐着拉不出来，可以试试用蹲的。」只是这时塞在我肛门里的那个硬物只想进去，不想

出来。

他体贴地并没再用力往上顶，只是扶着我的腰：「来，自己往下坐。」我忍着涨满的麻痛，试着把

全身的重量都放到那根插在我肛门里的铁棍上，慢慢地，直肠逐渐一点一点的撑开，「喔……进……进

来了……喔……」我的身体越滑越低。

他双手绕到前面不断揉捏着我的乳房，经过了大概有十分钟那么久，终於，我的臀部坐到了他的耻

骨上。我一看镜子，只见自己的肛门已经把他那根粗大的阳具完全吞了进去。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或许就像是便秘了一星期……那种卡在半路上的滋味。生理上有点难受

也有点痛快，心理上却完全是一种「怎么能让男人插自己那里」的耻辱。

他用左手环抱住我的腰，慢慢地上下摆动身体，「喔……喔……好粗……好硬……」那根巨大的阳

具开始在我直肠里进进出出。我终於知道那些外国人为什么会热衷於此道，比起性交那种带点朦胧的快

感，肛交虽然不太舒服，但感受更深刻、更强烈，我甚至能直接体会出肛道中那根硬物的长度与粗细。

他一边这样抽插着我的后庭，一边伸出右手去抓起刚刚丢在床尾的那根假阳具，转开开关后从前面

插进我的小穴里。

「喔……嗯……舒服……玩我……」我靠在他厚实的怀里，尽情享受下体一阵阵强烈的畅快。

「喜不喜欢？」「嗯……喜欢……喔……」「喜不喜欢男人干你屁眼？」「喜……喜欢……干我…

…干我屁眼……」淫水和油液顺着插在我两个洞里的硬棒流了下来，把地板都弄湿了。他动作越来越大，

「喜欢男人用什么干你屁眼？」他嘶吼着。

「喔……喜欢……喜欢……用……用……」「用大鸡巴！」「对……喔……用大……用大鸡巴……」

「说！说你喜欢男人用大鸡巴操你屁眼。」「我喜……喜欢……男人用……喔……用大鸡巴……啊……

用大鸡巴……操我……干我屁眼……」他猛然站了起来，抓着我的腿弯把我抬起再重重放下，假阳具从

我的阴道里掉了下去，我全身的重量完全只靠着那根插在直肠里的巨大阳具支撑着。

他抱着我转个身侧对着镜子，把我双腿放了下来，我们一起看着镜子里那淫秽的景像。

「好不好看？」「好……好看……嗯……啊……」皮肤白皙的长发美女一对丰满的乳房前后波动，

浑身满是油液的翘着臀部，承受着背后那个黝黑健美猛男的淫辱，男人全身壮硕结实的肌肉泛着汗水恍

如机器般快速的运动着，挺着一根粗大硬直的阳具贯穿在对方肠道里。

「喜不喜欢这样抹上油然后被男人干？」「喜……喜欢……」「抹上油再被干爽不爽？」「爽……

喔……好舒服……」「那你明天再来，我再帮你抹油。好不好？」「好……我明天……明天来……抹油

……」「抹上油后再让男人操你屁眼？」「对……喔……让男人……干我……操我屁眼……」我全身都

失去了知觉，只剩下被贯穿的肠道里传来剧烈的快感，随着肛门里那根阳具的猛烈抽插，只觉得自己的

肠子好像整条都被扯出身体外了。我张嘴边呻吟边喊着那些自己从来都不敢使用的下流词，似乎讲得越

下流越淫秽，我的快感就越强烈。

「用大鸡巴干你淫荡的屁眼。」「对……用……大鸡巴……干我……淫荡的……屁眼……」「说！

说你是个喜欢让男人操屁眼的淫荡女人！」「我……喔……是个……喜欢……喜欢……让……男人操…

…操屁眼……的淫荡女人！」高潮猛然像是野兽一般抓着我狠命嘶咬，我的淫水不断从穴口滴落下来…

…我还在高潮的顶峰上失魂落魄，他就往后退把硬挺的大鸡巴抽出我肛门外，再把我身体转过来，抱起

我的腿弯，让我正面环抱在他身上。

我的乳房压着他厚实的胸肌，他张口吻住了我，往上一顶，再把那根沾满油液的超大鸡巴顶进我正

在渲泄中的小穴里。那颗巨大的龟头顺着油滑的淫液不断深入我的体内，再一次撑开我的子宫口，直接

顶进了我的子宫。

「哦……啊……干死我吧……」我吐出他的舌头，像只无尾熊般挂在他雄壮的身体上，狂乱地呐喊

着。

他抱着我不断举高放下：「干死你！用大鸡巴干死你……」「喔……干死我……啊……用大鸡巴…

…干死我……」我们身上满是湿热的汗水跟黏液，像是疯了一样地猛烈奸媾着。我已经忘了自己今晚来

过第几次高潮了，只觉得体内那根大鸡巴越变越大、越变越热，像是火炬一样烧穿了我的五脏六腑。

就这样他抱着我，「要射了！」他狂吼着：「我要射在里面……」「喔……不……不要……射在里

面……」我低声的喊着，但高潮中狂泄着淫液的我根本无力抗拒。

「啊……干你！用大鸡巴干死你！」他把我搂得紧密得不留一丝空隙，下体拼命往前推进，似乎是

想把他全部的身体都挤进我的穴里。

「求你……喔……求你射……射在我屁眼……里面……」我想用另一个比较无害的途径让他发泄。

「不！我要射在你浪穴里面！」他还没回答，那颗巨大的龟头已经挤在我子宫里开始不断颠动。

「不……喔……不要在……浪穴里面……」我只能以虚弱的双手使劲地想推开他，但粗壮的他根本

不理会，低头张嘴咬住了我的乳头。

「干死你！全射给你……全部……射……进……去……」在他的大吼声中我只觉得下体一股又一股

的精液像温泉般从他贲张的马眼中喷射进来，几乎灌满了我的子宫，我也跟着泄了最后一次。

「哦……射……全射给我……射到……我身体里面……」我这时什么都不在乎了，张开口狂喊着，

淫水像喷尿一样狂洒了出来，眼前一黑，我昏死过去……【完】